

# 从福柯的空间理论解读欧茨小说中的异质空间

刘玉红

(广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福柯的异质空间理论具有六个特征。这一理论需要澄清“异质”的涵义、异质空间的界定及其特征的适用范围。欧茨小说的主要场景基本符合异质空间的六个特征:美国社会是一个“权力异质空间”;是一个暴力的异质空间;是一种功能叠加的暴力空间;它与时间存在着多种非即时的联系,产生“异托时”空间;它具有包容性和排斥性;汽车作为一种异质空间,是美国当代文化的典型象征。在欧茨的小说中,空间的异质性反映出宗教压制、种族歧视和男性话语的暴力。

**[关键词]**欧茨;小说;异质空间;暴力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597(2011)05-0053-05

1967年福柯在演讲稿《不同的空间》(或译为《关于异类空间》或《异托邦》)中提出了“异质空间”(heterotopia)这一概念。他举例阐述了这一空间的六个特征。第一,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建立异质空间的单一文化,但异质空间的形态多种多样。过去主要有两种,一是原始社会中“一些特权性的或神圣的或禁忌的场所”,它们属“危机性异质空间”。另外一种更为现代,是“偏离性(deviation)异质空间,如休息的家居、精神病院和监狱。它们存在于我们熟悉的日常空间中,但就“中庸或所要求的常态的关系而言,其行为乃是偏离性的”。<sup>[1]23</sup>第二,相对于一种文化而言,另一种不同于自己的文化就是一种异质空间。在同一个民族中,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也会造就出自己独特的空间。因此,可以说“在同一民族或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所处的每一个相对不变的社会就是一个‘异托邦’”。<sup>[2]22</sup>同时,每种异质空间“都有某种精确的和特殊的运作”。<sup>[1]24</sup>它随着历史和文化的改变而改变其运作方式。例如,从过去人们对死亡的崇拜到现代死亡的个人化,墓地这一异质空间的地位发生了变迁,从象征“完整的等级制度的存在”到成为黑暗的“另一个城市”。第三,异质空间“有能力在一个真实的场所并置几个本身无法比较的位所”。福柯以剧院、电影院和花园为例,说明异质空间的形成可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想象出来的。“无法比较”指不同的空间看似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但出于某

种特定的功能或目的,它们“合理地”联为一体。第四,异质空间“常常和时间的断裂相关联”。<sup>[1]25</sup>上文提到的墓地便是典型的异质空间。在这里,生与死的界限既泾渭分明,又存在某种关联;在这里,时间被永远地悬置起来。博物馆和图书馆是堆积时间的异质空间。现代的人们步入其中,可以同时接触到各个时代的生活、文化和思想。第五,异质空间同时具有开放性和封闭性。人们或被禁止进入,如军营或监狱,或须经由某种仪式进入,如穆斯林浴场或教堂。美国常见的汽车旅馆也是这样的空间,情侣办理入住手续后可以在那里进行性活动。第六,异质空间具有幻觉性和补偿性,前者如妓院,后者如某些殖民地。另外,船舶是一个浮动的、流动的空间;福柯视之为“出类拔萃的异质空间”<sup>[1]28</sup>,能把包括妓院和殖民地在内的各种空间联结起来。

福柯在界定“异质空间”时虽举了例子,但仍有言之不详之感。其实,这也是福柯空间理论的一大特点,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地理学家爱德华·索杰指出,福柯的“异形地志学缺乏完整性、一贯性和逻辑性”。<sup>[3]210</sup>这种发散性思维激发了不少关于“异质空间”的讨论。张一玮的《福柯“异质空间”概念对当代电影批评的意义》(以下简称张文)一文对此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笔者认为,关于福柯的异质空间理论,有三个问题需要澄清。

一是关于异质空间中的“异”。在这个术语中,

**[收稿日期]** 2011-02-14

**[作者简介]** 刘玉红(1969-),女,广西柳州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美文化。

“空间”并不难理解,关键是何为异质?张文指出异质空间的主要内涵包括“异质性”“空间”“权力”和“秩序”。<sup>[4]123</sup>空间的物质性和社会性总是并存的。将“空间”和“权力”及“秩序”并置或相联系,这是现代空间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它指出了现代空间的固有性质。欧茨的小说证明了这一点。不过,用“异质性”来解释异质空间,有鸡生蛋、蛋生鸡的感觉,仍然无法说清“异”或“异质”为何物。实质上“异”或“异质”即福柯在演讲稿中所说的“偏离”。“偏离常态即为“异”。这种“异”不是指数量上的少,而是功能或意义上的偏差或奇异。例如,墓地、博物馆、图书馆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此,物质的空间里积聚着永恒的时间,人们跨越时空与各个时代交流。这时,时间失去了其惯常的意义。又如,与开放的空间如广场相比,监狱和军营这些封闭的空间功能独特,针对特殊的人群。它们与墓地、博物馆和图书馆一样,都有别于日常的生活空间。

二是异质空间虽不难理解,但其义宽泛而复杂,造成了界定的困难。张文指出,可将难以定义的异质空间“既看作‘地点’、‘现实空间’、‘事物’或‘事件’,又看作‘关系’、‘法则’、‘秩序’和‘过程’”。<sup>[4]123</sup>这种包容性使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融为一体,符合福柯的一贯立场。虽然这样一来,“异质空间”在内涵上产生了滑动,不过,正是这种缺乏同一性和均质性使得异质空间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从浴室到古建筑,从兵马俑到黛安娜车祸事件,从雕刻到电影,异质空间与后殖民理论、空间社会理论和符号学等当代各种理论结合,可以生发出许多解读当代文学和文化的有趣视角。<sup>[4]124</sup>

最后,虽然不是每一种异质空间要同时满足福柯提出的六个特征,但也不是说六个特征指的是六种异质空间。福柯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但他在举例时,这已经不言而喻。墓地只是第二个和第四个特征的典型例子。博物馆和图书馆很好地说明了空间与历史/时间的关系,但与第六个特征无关。剧院、影院和花园则充分解释了异质空间是怎样把“彼此不相连的诸多位置”<sup>[1]125</sup>串连和叠加在一起的,主要说明第三个特征,而符合最后一个特征的似乎只有流动的空间如汽车、船舶等。

以上三点或许有助于澄清福柯的异质空间观,而且,这样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比较清晰地理解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 1938—)小说中的各类空间。

欧茨的小说大都以特定的空间为主要场景,基本符合异质空间的六个特征。不过,这六个特征更多是形式上的,要进一步理解这样的空间的异质意义,

还要将形式与内容即福柯的权力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

在福柯的权力—空间理论中,权力、技术和知识总是与空间相关联。作为联结权力及其施受对象的中介,空间被分割为不同的类型,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空间,如学校、医院、收容所、军营、城市、社区等。不同的空间涉及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管理模式,代表了不同的知识体系。社会通过这些体系将知识纪律化,对身体进行规训。在过去,这种规训主要通过公开的暴力如酷刑、监禁、流放等得以贯彻。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这种规训的残酷性逐渐淡化,变成更隐蔽、更普遍的监控。福柯在对现代空间与权力的关系进行考察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说是国家机器征用了圆形监狱体系<sup>①</sup>,倒不如说国家机器建立在小范围的、局部的、散布的圆形监狱体系之上。”<sup>[5]208</sup>在这里,“圆形监狱体系”已经变成一个隐喻。它可以是无形的,却又无所不在,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景敞视”。这很能说明权力在欧茨的小说世界里的实质,即权力的普遍性。“普遍”有两个指涉:一是空间,二是人。前者指权力的无所不在,后者指无论是施动者还是施受者,权力/暴力都与两性有密切关系。虽然把权力转换成暴力的大多是男性,但也不乏女性,如《人间乐园》(1967)里控制儿子思想的母亲,《斯塔·布赖特马上就到》(1999)中的女杀人犯。同样,虽然受制于权力的大多是女性,但男性也大有人在,如《奇境》(1971)和《蛛猴的胜利》(1976)中的男主人公。由此可见,分析欧茨小说的异质空间,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具体而言,福柯的六种异质空间在欧茨小说中的表现如下:

第一,既然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异质空间的单一文化,那么美国文化也不例外。欧茨的作品广泛涉及现当代美国形形色色的物质空间:汽车、家居、公寓、医院、学校、街区、郊区和城市。它们或是现实的存在,如《他们》(1969)中的底特律,《斯塔·布赖特马上就到》中的拉斯维加斯,或是虚构的,如欧茨早期小说中的伊甸县(Eden County)。无论是私人空间还是公共空间,家庭空间还是社会空间,休闲空间还是工作空间,文化空间还是实用空间,它们体现的都是“权力关系”。因此,这些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就偏离了其原初的功能,成为“权力异质空间”。这些在特定空间里被扭曲或滥用的权力往往与宗教、家庭关系

<sup>①</sup> 圆形监狱由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Bentham)于1785年提出,它由一个中央了望塔和四周环形的囚室组成,这样的设计使得只要一个监视者就可以监视所有的犯人,而犯人却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受到监视。边沁自己把圆形监狱描述为“一种新形式的通用力量”。

和种族有关。例如,《初恋:一个哥特故事》(1996)的故事发生在一座被称为“牧师之家”的陈年老屋(建于1893年)。它虽然是日常居所,却“掩映在高大的、茂密的古树中,狭窄的窗子如囚牢,不透一丝光亮”(8),是与现代社会隔绝的另一个空间。住在这样的屋子里,“你会一个接一个地做噩梦,醒来不知身在何处”(7)。更小的空间也一样令人恐惧。11岁的女主人公杰茜的表兄杰里的书房密不透风,里面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耶稣像。杰茜一进到里面便头晕眼花,不知所在。她飘浮在虚幻与真实之间,不知道这些画像中“哪一个才是上帝的儿子”(27)。杰茜的晕眩暗示了杰里迷失在狂热的虔诚中,令人窒息的书房衬托了他这个宗教狂的变态,破败但不失威严的老屋象征了以姑婆为代表的严厉、刻板和自私。对充满活力的小杰茜来说,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令人窒息的力量:陈规和宗教。

如果说在《初恋:一个哥特故事》里,权力在物质空间里幻化成近乎超自然的存在,那么在欧茨的另一部中篇小说《自我封闭》(1990)里,这种超自然存在便回归到实实在在的“全景监视”中。穷苦的白人女子卡拉爱上黑人泰勒,这大大违逆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白人社区所固守的种族偏见。出嫁后的卡拉刚认识泰勒便和他一起围着卡拉的屋子探水。这时,对黑人深怀偏见的夫家亲戚在屋里紧紧盯着他俩的一举一动。这一场景形象地隐喻了福柯提到的全景监视。福柯在考察18世纪军营的管理模式时就发现“一切权力都通过严格监视来实施,任何窥视都是权力整体动作[的]一部分”。<sup>[6]36</sup>在这里,屋内和屋外两个空间通过权力的监视成为个体生存状态和社会规训模式的汇合点。追求自由爱情的卡拉和泰勒看似能在屋外自由走动,但严厉的目光和无所不在的诽谤构成一张无形的大网,使他们有如身处一个无形的监狱,无处可逃,直至最后自杀。

第二,由于民族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差异性,在中国读者眼里,欧茨笔下的美国社会就是一个异质空间。它是一个躁动不安、动荡不定的“奇境”,充满了“相互碰撞的社会与经济的力量,思想上的矛盾,难以捉摸的,常常是暴烈的活力”,<sup>[7]39</sup>日常生活中处处“潜藏着恐怖、暴力、压抑的性、宗教冲突,在欧茨眼里,它们是当代生活的暗流,常常会突然爆发出来”。<sup>[8]37</sup>生活在这个空间中的个体“经常屈从于混乱、断裂和极度的精神激荡中”<sup>[7]39</sup>。因此,欧茨被称为德莱塞一派的自然主义和当代美国现实主义的一个代表作家。<sup>[9]243-244</sup>

在美国这个大异质空间里,具备“特殊而精确运作功能”的小异质空间处处可见。如《颤栗而坠》

(1964)的摩托车赛车场,《平衡点》(1985)和《玛雅的生活》(1986)中的学校,《生命的崛起》(1991)中的底特律都市医院,《他们》和《黑水》(1992)中的汽车,《斯塔·布赖特马上就到》中的旅馆。这些空间规模有大有小,功能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是权力运作的空间,因而也是暴力的空间。《玛雅的生活》中的玛雅在学校里受到男生的欺负,当了教师后又遭到男性上司的刁难;《斯塔·布赖特马上就到》中的布赖特在旅馆的房间里遭到男人的殴打和性虐待;《蜘蛛猴的胜利》中的“蜘蛛猴”蒙冤入狱后遭到鸡奸。

权力、暴力与两性关系的交织在《生命的崛起》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底特律都市医院是一个等级秩序鲜明、男性话语至上的空间;男医生、女护士和女护工形成三个“阶层”,阶级压迫主要体现在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男医生既渴望女护士和女护工的肉体,又蔑视她们低下的地位。男医生可以随意和她们发生性关系,但这与情感鲜有关系。正如一位护士愤怒地说道:“哦当然他们对你着迷当然他们会操你不过他们当然绝不会和你结婚这些傲慢的混蛋。”(82)女主人公凯瑟琳是个智力有些迟钝的护工。她好不容易有了一份工作,她用心牢记护工的工作程序,一丝不苟地去执行,说明她完全认同这一身份。凯瑟琳爱上奥尔森医生。奥尔森的父亲“在密西根医学圈里赫赫有名,是州长的好友,还是汽车业千万富翁格罗斯·普旺特的私人医生”(88)。这一门不当户不对的交往使凯瑟琳遭到同事的非议和嘲笑,而奥尔森也只把她当作肥胖的“母牛”,与她的性关系也近乎强暴。对此,凯瑟琳逆来顺受,因为“在医院里,你很快就知道你的地位、你的位置、你的价值,那就是低贱的护工”(82)。底特律都市医院里男尊女卑的现象说明了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表达的观点:拥有知识即拥有空间和权力,拥有权力便可以实施各种暴力。

第三,异质空间可以在一个真实的空间里融合几个看似不相关的场所,成为一种功能叠加的空间。如凯瑟琳的小公寓既是她居住的地方,同时也充当妓院的角色。她在本应属于自己的空间里被男人强暴。《僵尸》(1995)中主人公昆丁的房间既是日常居所,也是他多次行凶的屠宰场和制造“僵尸奴隶”的手术室。着重表现多功能异质空间里权力的负面影响当数长篇小说《美国胃口》(1989)。主人公伊恩本来是个体面的高级知识分子,学院院长的热门人选,因为帮助一个姑娘而招来妻子的嫉妒,两人发生激烈争执,妻子意外受伤致死,伊恩因而被告上法庭。法庭类似剧院和电影院,是一个三维空间,能够把不同的位置归入到一个特定的功能中。这些位置包括

法官席、受审席、律师席和旁听席。在小说里,这一空间还多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区域:记者席。坐得满满当当的旁听席和记者席使法庭成为一个满足窥视癖的空间。它符合亨利·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的三重特性,即“被观看的,被想象的和被直接体验的”。<sup>[10]246</sup>就受审人来说,尤其如此。人人都可来观看、议论他/她丢脸的身份,听到无法启齿又不得不言说的隐私。对受审人来说,这个开放的空间同时又是封闭的,因为他/她无法逃脱由陪审团、记者和旁听群众构成的一张窥视和审判(censorship)之网。真实的空间唤起无限的想象,审判的权力被无限扩展,无辜的伊恩未及判决,就已经成了“罪犯”,成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和街头巷尾的谈资。由此,这里的“法庭”成了一个代表正义和具有威胁性的双重空间。

法庭这一异质空间的多功能性在一个词中得到暗示。伊恩的律师告诫他,法律和审判是“某种游戏(game),不过和大多数游戏不一样,它的边界有些模糊不清”(194)。在英语中,“game”有多重含义,包括“游戏、竞赛、猎物”等。法庭最后判决伊恩无罪。它仍是个贯彻法律、伸张正义的特定场所。不过对于旁听者和媒体而言,它同时又是个娱乐场。人人可参与其中,个个可当观众。对伊恩来说,它又无异于狩猎场。他是猎物,旁人都是猎手,以不同的形式捕捉他,“吃掉”他。伊恩虽重获自由,但却失去了婚姻、工作、友情、名声和对未来的希望。他成了各种权力的牺牲品。

第四,异质空间与时间存在着多种非即时的联系。欧茨常用蒙太奇、倒叙、切换和碎片把时间“片断化”,产生福柯所说的“异托时(heterochronies)”,即“在表面上同样真实的时间顺序中,还存在着至少两个‘相异的时间或历史’”。<sup>[2]23</sup>图书馆和博物馆就是对时间进行了特定的组合。欧茨的哥特式小说《贝勒弗勒》(1980)中的老宅就是一个积累家族历史的“博物馆”。里面有当年鬼魂出没的“绿宝石房间”,挂在墙上的鼓用曾曾祖父拉斐尔的皮做成,因而带上神力。每当它响起,“全家人便发起抖,两眼发直。他们——就算是那些蔑视鬼神的——禁不住想到,老拉斐尔还活着”(475)。老宅因此成了一个超自然的空间。在这样的异质空间里,过去与现在不分彼此,时间失去了意义,成了福柯所说的看不见但可以想象出来的“异托邦”。这种想象的空间在“绿宝石房间”尤显突出。这是贝勒弗勒城堡里最豪华的房间。支持奴隶制的主人因为和自家兄弟在废奴制问题上争执不休,出于一时的乖张,让几个逃亡奴隶住了进去,房间里顿时异事不断:奇怪的身影,无来由的声音,汗味和田地的味道;白人贵客一住进去,立感不

适,心神不定,幻觉重重。房主人的一个儿子也在突遇一个高大的黑人妇女后,消失在这个房间的镜子里。由此,生活的空间变成了超现实的空间。种种幻觉其实源于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和恐惧感。“绿宝石房间”又叫“被污染的房间”,“被污染”既指一夜之间,白人的漂亮房间再也摆脱不掉黑人的低贱痕迹,也指哪怕在一个帮助黑奴逃亡的白人家庭里,种族歧视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

第五,异质空间的包容性和排斥性主要表现在《狐火:一个少女帮的自白》(1993)中。故事中,一群少女自发地走到一起,组成以“自信、力量和复仇”为宗旨的“狐火”帮,以暴制暴,通过文字和行动来反抗男性和成人世界的侵犯和羞辱。任何有类似意向的少女都可成为其中的一员,其成员的多样化表明它的开放性。同时,入盟必须经过一定的仪式,包括戴十字架、首领致辞、成员滴血宣誓、在身体刺上图腾(燃烧的火焰)和为组织命名。少女帮的成立,不仅在男权空间里建起一个独立的女性空间,它还意味着女性走出了受害者这个欧茨小说里女性一贯的角色,有了自己的话语权。

第六,在欧茨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汽车作为一种异质空间,不但是美国当代文化的典型象征,而且它像船舶一样,以其流动性把各种空间和地点联接起来。汽车和船一样,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它通过流动与无限的空间相连。如《他们》中朱尔斯驾车在底特律市内送货,汽车把他所住的贫民窟和他的情人所住的富人区以及城市的各个地方联在一起,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城市的活力和混乱。在欧茨获1993年普利策奖提名的中篇小说《黑水》里,汽车和前面所提到的各类空间一样,同样是一种权力空间。年轻漂亮的报社记者凯莉在一次独立日野餐会上结识了风度迷人、赫赫有名的参议员。参议员对她似乎一见钟情,很快便向她示爱,并邀她同行,晚上一同渡海回到自己下榻的宾馆。凯莉答应了。不幸的是,喝酒过量的参议员车速太快,车子翻入河中,凯莉淹死在车里,而参议员则利用她的身体逃生。故事唯一的背景就是汽车。司机把握着车子行进的方向,决定了目的地,而乘客只是被动地参与行程。两者身份悬殊,表面上只是交通工具的汽车成了一个不平等的空间。车子虽是参议员租来的,但凯莉认为他是主人。这样,司机和乘客的关系便有了高低之分,暗合两人在社会地位和年龄上的巨大差距。凯莉陷入失语的状态,不敢降低空调的噪音,不敢指出他走错了路,甚至不敢碰仪表盘,临死前都不敢直呼参议员的名字。参议员最后踩着凯莉的身体逃生,这暗示父权和男权对女性的双重压迫达到了极端。考

虑到欧茨创作这个故事的灵感源于 1969 年一起与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已故肯尼迪总统的弟弟)有关的桃色新闻(即“查帕奎迪克车祸事件”<sup>①</sup>),作品所包容的性与政治的关系、美国梦的破灭和两性关系等主题就更具有了现实意味。

欧茨从创作伊始,就一直把美国视为各种力量激烈冲突的一个大空间,一个暴力的空间。走入欧茨的小说世界,犹如走进一场噩梦,因为暴力“就像天气一样变化无常却避之不及,它是人物呼吸的空气,无论他们受到侵犯还是盲目冲动地侵犯他人”<sup>[1][2]</sup>。它成了明显的美国性。在这样的异质空间里,“异”指的是异于常情,异于常理,异于常态。性、男权、宗教、等级观念和种族歧视等力量统治了不同的空间,物理空间因而成了权力极度张扬的政治空间。这样的美国就是欧茨在一次访谈中所指出的:我们心目中可辨认出来的美国,是政治家不断涌现,但人们心灵健康承受巨大风险的时代。<sup>[12][99]</sup>这也是人们把欧茨的小说视为“观念小说”的重要原因之一。

## [ 参 考 文 献 ]

- [1] (法) 米歇尔·福柯. 不同的空间[M]. 周宪, 译. 激进的美学锋芒.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2] 尚杰. 空间的哲学: 福柯的“异托邦”概念[J]. 同济大

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3): 18-24.

- [3] (美) 爱德华·索杰. 第三空间: 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 [4] 张一玮. 福柯“异质空间”概念对当代电影批评的意义[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6): 122-126.
- [5] 包亚明.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 严锋,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6] 李三虎. 技术、空间和权力[J]. 公共管理学报, 2006(3): 34-42.
- [7] Johnson, Greg. Understanding Joyce Carol Oates [M]. Columbia, S. 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0.
- [8] Waller, G. F. “Joyce Carol Oates’s Wonderland: An Introduction,” Modern Critical View on Joyce Carol Oates [M]. Ed. Harold Bloo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7: 35-44.
- [9] 王守仁. 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10]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lden, MA: Blackwell, 1991.
- [11] 林斌. 《极度孤单》: 乔伊斯·欧茨短篇小说创作四十年回顾展[J]. 外国文学动态, 2006(4): 20-21.
- [12] 桑福德·平斯格. 乔伊斯·卡洛尔·欧茨访问记[J]. 章祖德, 译. 当代外国文学, 1985(3): 197-200.

## Reading Heterotopia in Oates's Fictions from Foucault's Heterotopia Theory

LIU Yu-hong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Combining Michel Foucault's theory of heterotopia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space,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significance of space in Joyce Carol Oates's fiction in both form and theme. In form, Oates's fictions tally with the six features of Foucault's heterotopia. In theme, Oates's heterotopia is imbued with violence of religion, racism and male chauvinism.

**Key words:** Oates; fiction; heterotopia; violence

[责任编辑 王朝元]

① 爱德华·肯尼迪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三兄弟中的硕果仅存者, 1980 年尝试竞选总统, 被认为是民主党获胜的希望所在, 但竞选没有成功, 原因是一起被曝光的车祸事件。他 1969 年在马萨诸塞州查帕奎迪克镇参加完一个聚会后与一个名叫玛丽-乔-科佩奇尼的 28 岁未婚女子开车回家, 途中车冲入桥下, 造成科佩奇尼死亡。爱德华在出事 9 小时后才报警, 他的说法广受质疑。肯尼迪家族拿出 9 万美元给科佩奇尼的父母, 爱德华最后逃脱了法律制裁。